

明代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中有关珍珠的记载

宋子曰：玉韞山辉，珠涵水媚。此理诚然乎哉，抑意逆之说也？大凡天地生物，光明者昏浊之反，滋润者枯涩之仇，贵在此则贱在彼矣。合浦、于阗，行程相去两万里，珠雄于此，玉峙于彼，无胫而来，以宠爱人寰之中，而辉煌廊庙之上，使中华无端宝藏折节而推上坐焉。岂中国辉山媚水者，萃在人身，而天地菁华止有此数哉？

珠

凡珍珠必产蚌腹，映月成胎，经年最久，乃为至宝。其去蛇腹、龙额、鲛皮有珠者，妄也。凡中国珠必产雷、廉二池。三代以前，淮杨[扬]亦南围地，得珠稍近《禹贡》“淮夷蠙珠”，或后互市之便，非必责其土产也。金来蒲里路，元采扬[杨]村直沽口，皆传记相承妄，何尝得珠？至云忽吕古江出珠，则夷地，非中国也。

凡蚌孕珠，乃无质而生质。他物形小而居水族者，吞噬弘多，寿以不永。蚌则环包坚甲，无隙可投，即吞腹，囫囵不能消化，故独得百年千年，成就无价之宝也。凡蚌孕珠，即千仞水底，一逢圆月中天，即开甲仰照，取月精以戚其魄。中秋月明，则老蚌犹喜甚。若彻晓无云，则随月东升西没，转侧其身而映照之。他海滨无珠者，潮汐筏撼，蚌无安身静存之地也。

凡廉州池，自乌泥、独揽沙至于青莺，可百八十里。雷州池，自对乐岛斜望石城界，可百五十里。昼户采珠，每岁必以三月，时牲杀祭海神，极其虔敬，昼户生啖海腥入水能视水色，知蛟龙所在，则不敢侵犯。

凡采珠舶，其制视他舟横阔而圆，多载草荐于上。经过水漩，则掷荐投之，舟乃无恙。舟中以长绳系没人腰，携篮投水。凡没人，以锡造湾[弯]环空管，其本缺处，对掩没人口鼻，令舒透呼吸于中，别以熟皮包耳项之际。极深者四、五百尺，拾蚌篮中。气逼则撼绳，其上急提引上。无命者或葬鱼腹。凡没人出水，煮热毳急覆之，缓则寒栗死。宋朝李招讨设法以铁为靶，最后木柱板口，两角坠石，用麻绳作兜如囊状，绳系舶两傍，乘风扬帆而兜取之。然亦有漂溺之患。今

昼户两法并用之。

凡珠在蚌，如玉在璞。初不识其贵贱，剖取而识之。自五分至一寸五分径者为上品。小平似覆釜，一边光彩微似镀金者，此名瑯珠，其值一颗千金矣。古来“明月”、“夜光”，即此便是。白昼暗明，檐下看有光一线闪烁不定。“夜光”乃其美号，非真有昏夜放光之珠也。次则走珠，置平底盘中，圆转无定歇，价亦与瑯珠相仿（化者之身受含一粒则不复朽坏，故帝王之家重价购此）。次则滑珠，色光而形不甚圆。次则螺蚶珠，次官雨珠，次税珠，次葱符珠。幼珠如梁粟，常珠如豌豆。而碎者曰玑，白夜光至于碎玑，譬均一人身而王公至于氓隶也。

凡珠生止有此数，采取太频，则其生不继。经数十年不采，则蚌乃安其身，繁其子孙而广孕宝质。所谓“珠徙珠还”，此煞定死谱，非真有清官感召也（我朝，弘治中一采得二万八千两；万历中一采止得三千两，不偿所费）。

（《天工开物》第十八卷·珠玉）